

南潯志卷五十一

里人周慶雲纂

志餘二

董漢策甦庵家誠先宗伯公未遇時在潯西法華寺同紀氏諸先達讀書每三六九文期晡刻完三藝卽浮木板載酒肴渡對岸綠楊下與諸公痛飲歸來題詩壁上壁窠字至今滿室猶淋漓有生氣也

又偶閱廢簾見先大宗伯公諱刺大不過指頂足見古人謙謹如此今官未七品便與尺幅爭寸許地矣此最可嗤

胡承謀府志嘉靖辛丑會試嵇駱二太史分考時潘仲驂董份皆有聲公車潘以父艱急進取賄囑嵇語駱曰若上衣冠寥寥潘董二生稱一時譽髦吾輩不妨加意一援手蓋借董爲潘地也時法網尙寬舉子按籍可查二生獲雋潘後以報父仇毆按使者罷官并發其科場事嵇亦落職歸駱曰我二人同事場屋嵇去吾可獨留乎遂請告終老

見聞雜記吾湖先輩煞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元袁公煒閔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公大章董潯陽先生所取也乃丁未會元胡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以正郎同考取之逮萬曆庚子則沈檢討淮朱檢討國禎二公不但同邑且同里密近而沈主湖廣鄉試朱主福建鄉試豈非一時文運之最盛者哉

又嘉靖壬戌會試上命大學士袁煒詹事府詹事董份主考錄



既成余師唐先生謂余曰曾見會試錄否余應曰未見先生曰適來閱序文二公之意已向徐存齋不屬嚴介溪矣未幾嚴以贓敗子世蕃正罪籍沒先生於文字中蓋有以識其微也

范鍇潯溪紀事詩誌明世宗實錄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戊寅褫禮部尙書董份爲民以戶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論劾故也又神宗實錄萬曆十八年七月辛亥先是浙江撫按傅孟春等請存問禮部尙書董份以是御史萬國欽上言份衣冠已褫猶然罪人也于此典未協乞敕停止部覆以份被論削籍雖遇恩詔不在存問之例已之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刑部覆浙江巡撫劉元霖題鄉官董份縱僕招尤嚴遣章椿等嚴配王九齡等兩朝實錄備纂份善文章長于衡鑒壬戌主考會試所取士多蒸蒸向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二

用位通顯者如鄒應龍李汶許孚遠蕭大亨孫鑑楊俊民陳有年同列八座卿寺幾四十餘人而申文定余文恪王文肅相繼首揆則本朝及第三人俱入內閣者自是科始

見聞雜記吾湖自嘉靖初以前古風猶在不意萬曆庚辰不佞歸田至辛丑纔二十一年爾中間所見所聞吾湖乖張詫異者不一繼今以往萬一又生他釁以費郡邑大夫區處有世道之慮者詎能高枕無憂耶一董氏之變尙書董公頗無大過其對不佞亦自認奴僕過多奴僕旣多則爭趨覓利者不少田產廣大焉能價值盡平只宜出示聽愚民告之郡邑任其剖斷可也而伊孫祠部君不諳世故自出處分之語語一出愚民謂登其堂者卽可袖金而還不旬日擁至大門者百千餘人主人閉門



不納愚民羣聚罵詈訶隨之其後終以門客之言大約田畝十分之中退還原主二分喧嚷稍息代巡彭公臨湖准狀極百紙分批郡邑一旬之內官差官船不知凡幾而支持浮費不啻數千金愚民自此唯知有利不復知有八座之尊矣二范氏之變司成范公子執友也董氏亂方熾人有言范亦不免子入山諭其家人毋私相塞竇徒費錢財一一聽之官司事方有緒可處而司成快意日久不耐窘迫愚民羣聚狀大約如董而董公何如胸次哉司城計拙居於城寓子勸其還第不從昕夕不勝忿忿食不下咽彭院所准狀近六十紙當時處分將完未幾而長子自盡矣又未幾而司成以家難自經矣已而疏再上成父母官罷王撫臺逮彭按院此三吳未有之亂所損吾湖非淺鮮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三

也易有云君子以作事謀始董范所遭蓋謀始之未慎焉

又董潯陽先生份人但知其有過不知其卻有過人處教子課孫甚嚴整得前輩人體段待至親故友無所不用其厚可惜不免好勝之病

又烏程令袁公光宇常熟人在任五載屢值水旱災錢糧屢虧正額停俸方開復停公不介意終其官自不差一皂快下鄉烏程人陰受其大賜不知也操履廉潔無赫赫聲其初任也不佞謁之會袁病不相值已而半載許彼此不相識一日公以公事下鄉至南潯先作一書致殷勤想慕之意約次日下顧詰朝天方明子未及梳洗家人報公已入門矣公能輕身以先於沈淪之仕宦殆不拘時套者乎



李樂績見聞雜記嘉靖庚申余館潯上董宗伯公延舉人陸抑齋赴京訓其子而抑齋長子適初婚母氏不欲其割愛遽行也余亦對抑齋述親友之意思家或成疾姑遲其行何如抑齋曰若吾子果爾這等兒子要他何用莫說病死了我也不惜竟同去父爲子綱抑齋得之子後登科官四川別駕

又余一日偶訪湖郡庠諸博士董宗伯潯陽先在諸博士送之大門外然董卻守少遊郡庠禮不走其中道中門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聞張莊僖公永明潘尙書季馴諸老皆然

又余讀書董氏拜三莊唐先生下顧董宗伯亦趨莊來唐先生上坐宗伯與余在旁懋德侍立移時先生亦不命之坐禮固然也天地生人所以長久禮之爲助居多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四

吳興備志弇山堂別集盛事述中子先父登進士者萬曆庚辰董禮部嗣成又三年癸未父道醮婦翁與壻同在大位者嘉靖中吳太保鵬爲吏部尙書而壻董公份爲學士無何亦遷工部尙書三代甲科同時俱在者禮部尙書董份辛丑子南工科給事中道醮癸未孫禮部郎中嗣成庚辰三代俱無恙又異典述中六部尙書非內閣而帶學士者惟禮部有之董公份則以工部尙書帶侍郎非本曹者董公復以工部尙書管吏部左侍郎事翰林以光學士爲重若講讀以下得超遷者誠爲異典董宗伯則以右中允遷

沈德符清權堂雜誌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半



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

又嘉靖辛丑科詞林二大宗伯一爲烏程董潯陽份一爲華亭陸平泉樹聲吳越接壤相去不三舍董先貴世宗朝寵眷隆赫以忤旨削籍歸又十八年而陸始正春卿之席則今上龍飛江陵欲收陸以爲重且示意卽入揆路將主甲戌會試陸知其爲乃子登進地屢疏始允歸遂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撫按爲請於朝得存間且加太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爲之請時申吳門當國王太倉爲次揆俱董壬戌所舉會試廷試第一人業已允行而御史萬國欽駁之備數董立朝邪佞居鄉不法諸狀成命爲寢是年董之子給事道醮沒於家而陸之子彥章適登第拜行人使歸則情境大不侔矣又七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五

年乙未董之長孫禮部郎嗣成在侍而次孫嗣昭成進士歿於京邸董宗伯不勝痛尋病卒禮部君亦坐家難憤恚發疾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年戊戌陸登九十上遣中書柴大履存問於家時申王兩公俱以首揆居里同執羔雁往賀修後進禮隅坐屏息以侍觀者榮之而董八十時兩公門生方在事且遭萬擘章更無此盛舉也陸後再膺存問九十七而下世飾終贈諡之典大備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見不復置喙特紀其同登第同詞林大僚同高年林下同在三吳一方而後先榮悴不同如此○萬二愚侍御糾董宗伯疏首引先大父先君遭辱爲言至云沈某父子嘗從大夫之後偶因出遊未遑趨避而衷甲之士奮呼羣起幾不獲生焉此實傳聞之過先人奉使歸侍



膝下遊吳之光福山正董塋墓地適給事道醕時爲行人亦以省墓至給事故先人鄉同年也偶舟人爭鬪彼輿僮甚眾不無稍紛擾尋已講解罷去相忘久矣萬久在公車遊學吳越間習見董氏諸奴之生事而惡之以故入臺卽首上疏偶知予家小相失一事遂引爲確證聞宗伯甚不樂意謂寒家與聞是時先君已早世子在保抱安知臺臣白簡所自來也給事少子斯張少年負儁才與予善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董尙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攜杖往視子舍時隆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淚交下次科隆山亦第

笑史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六

又董潯陽與嚴嵩同朝每過嵩輒用赤金鏤姓名縫紅綾作柬嵩以爲尊敬之也閹人利其金每一傳報卽取金去後嵩敗董獨免交通律

汪志按此事蓋惡董者飾言之當嵩柄國時朝士孰不投刺安得便指爲交通耶倘金字偶有存留則交通之律轉難免矣智者似必不出此

又湖州董尙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沈墮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洽蓋卽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

清權堂雜誌吳中有瑞雲峯宋朱勔所進艮岳物也蓋搜剔洞庭西山最後得此以爲可匹敷慶神運石將持入獻適聞汴京



受圍道君內禪遂棄不取屢有光怪凡得之者俱不利久置隙地後爲陳太史所收夜吐光燭天太史病劇因仆之剗其一角光頓滅而太史歿矣久之吳興董宗伯買之載歸赴太湖船覆石沈乃百計取出則一石盤非峯石也又竭力再取始得所沈石配之卽此石之座也大喜欲立之而乃子給諫病卒不果乃孫儀部力諫以爲不宜蓄此妖石適吳中徐問卿漁浦來屢目而屬意焉徐卽宗伯愛壻也轉以贈之徐復挈還吳方議豎此峯而徐亦病旋歿矣此石至今臥其園榛莽中乃子中翰君欲緒成前志終以懼禍未決也

金友理太湖備考吳莊謝姑山詩聞說凌波大謝姑裝成艮岳一峯孤瑞雲飛入西園去誰寫潯陽載石圖自注云宋朱勔花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七

石網採大謝姑頂峯入汴置御苑艮岳明季董尙書份購歸南潯其壻徐某乞之移置閶門外之西園名曰瑞雲峯今園廢而石猶存四面皆踏布房石已嵌砌入牆

石韞玉蘇州府志瑞雲峯玲瓏高聳宋朱勔鑿成由太湖運石船覆挽起失其座繼爲郇陽董氏所得閶門下塘徐氏尙寶司

某按當作徐太僕泰時富堪敵國與董聯姻董以此石贈嫁載至中湖船

又覆眾力挽之座隨石而起徐置之半邊街東園中百餘年來園廢爲蹠坊乾隆四十四年遷於織造府西行宮內石之遭際亦奇矣哉

徐樹丕識小錄瑞雲峯出自西洞庭爲朱勔所采上有臣朱勔進四字會靖康亂未進棄諸河濱云先王母之祖陳司成公諱



霽家於吳縣橫涇之上堡治第宏壯按經藏數凡五千四百八十間堂前峯石五座其最巨者曰瑞雲層靈疊秀挺拔雲際誠巨觀也青烏家或言類火形不利宅主遂斷去六七尺猶高三丈餘初司成公採自西洞庭渡河舟壞沈一石並沈一盤百計不能起土人云以泥築四面成堤用水車車水令乾凡用千有餘工石始出盤竟棄不能舉其後歸之湖州董宗伯份舁石至舟或教以搗葱葉覆地地滑省人力凡用葱萬餘斤南潯數日內葱爲絕種載至前壞舟處石無故自沈乃從湖心四面築堤如司成沈石時築岸成堤架木懸索役作千人百計出之乃前所沈石盤非峯也更募善泅者摸索水底得之一里之外延津合浦始爲完璧咸怪異以爲神計司成公沈石時恰甲子一周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八

會宗伯罷官遂訖宗伯之世置而未壘者二十餘年家問卿諱泰來宗伯壻也載以歸吳之下塘所壞橋梁不知凡幾未幾問卿捐館五峯高臥深林茂草中復四十年問卿子中翰竟起之不踰年而中翰死相傳以爲不祥之物云至今猶樹於東園廢圃

又半夏一名守田一名水玉能治夜不眠姑蘇張濂水名康忠常治董尙書潯陽不眠用百部一兩半夏一兩董卽得美睡酬之百金董旣睡夢爲役夫牽船赤日中甚疲勞忽見涼樹美蔭甚樂大叫而寤人謂張君一味藥卽得百金而董公百金乃得役夫一息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鄆陽尙書董份與嚴嵩最契嵩敗份獨



免于禍致政歸里家資百萬夫婦八旬齊眉份謂夫人曰吾見  
□□後輩文章出色者多勝于吾兒孫將來若輩興董氏衰矣  
夫人曰彼皆貧士何不以千金贈之彼日事經營文理荒蕪矣  
董如其言延諸生飲宴命家人佯以要事請入內但汝等不得  
反顧家人從之董以袍袖拂杯箸墮地急入內潛窺諸生或拂  
几或拾杯按席董復入座一飲而散夫人促其贈銀董笑曰吾  
銀豈容易與人者耶頃試其氣量俱卑鄙無遠到器尙書府不  
乏下走諸生不過飲我一杯酒乃甘爲僕隸事此措大本色不  
足重也噫士不自重而爲此老所揶揄有以夫份父母葬于姑  
蘇之元墓有船舫直過虎山橋大堰皆屬之廣袤數十里

張丹山溥錄同聲社正德中邵康山爲諸生時創此社以文章

南溟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九

道義相砥礪社共四十九人董份第二十有六逸老社嘉靖中  
唐一庵所創社共十七人逸老續社四十人董份居續社之第  
八

孫一奎赤水元珠醫案大宗伯董溥老年六十七有脾胃疾翁  
以過啖瓜果而胸膈脹痛延予治翁門下蔣虹橋沈樂閒多藝  
人也翁素親信二公詰予曰症脈何如予曰症脈雖胸腹脹痛  
然易瘳也二公曰翁生平不能素食食輒瀉今不茹葷者半月  
燕居好弈好看書好作詩文卽盛暑亦手一編不言倦日永亦  
不瞋今不親筆硯者月餘不櫛沐者七日它一切無所事事倦  
極矣諸名家如沈竹亭沈春宇金榜邱者劑備嘗之無益也而  
公何言易予曰諸公不過用二陳平胃加山查麥芽等消導劑



耳與症何涉蓋公傷于瓜果非麝香肉桂不能消此諸君所以不能愈翁疾也予以高良薑香附各一兩爲君肉桂五錢爲臣麝香一錢爲佐每服一錢酒調下之藥入腹胸次便寬再而知餓三服而巾櫛交接賓客如未病者又大宗伯郎君董龍山公夫人爲憲副茅鹿門公女年三十五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諸醫診治三年不效予診之左脈沈瀟右脈漏出關外診不應病予竊謂血既久下且當益其氣而升提之以探其症迺用補中益氣湯加地榆阿膠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矣偶因勞而血復下因索前藥予語龍山公曰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積於經隧法當下而除其根也不可再澀公隨以語夫人夫人曰孫先生非誤人者識見往往出尋常宜惟命蓋夫

人讀書能文聰明謀斷不啻丈夫故言下便能了悟卽用桃仁承氣湯加丹參五靈脂荷葉蒂水煎夜服之五鼓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來復令人索下藥予曰姑以理脾藥養之病根已動埃五日而再下未晚也至期復用下劑又下黑瘀如前者半繼以補中益氣湯參苓白朮散調理全愈又大宗伯董潯老門下有馬廚者七月初旬病病二十餘日愈劇而勢甚獮時宗伯對余弈正酣而蔣虹橋沈樂聞報曰馬廚危在旦夕宗伯聞之推枰歎息曰吾命吾命予叩其故語曰能廚者不下二十人獨此廚適吾意將恃之以娛晚節今病不可起奈何予詰何病蔣沈述其症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竈熱至不憚下井痢兼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痛惡心汗多神氣倦甚究其脈不吉下痢



脈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予曰痢固忌洪大寒熱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二公曰幸一往決之潯翁欣然握余手偕行至宅後橋余入門同居數十家皆執香拱立以伺予究病所由起渠謂過客眾廚間燥熱食瓜果菱藕過多晚又過飲御內而寢于樓簷之下次日即寒熱腹痛因而下痢雖得其病症尙未融通一治法因沈思之不覺行至橋而潯老猶立而俟予見予無婉容知病重遂置不問如前握余手而回蔣沈謂予可治否予曰邀老先生之寵靈偶有一得迺背水陣也人參白朮石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薑各三錢大附子炙甘草各二錢作一大劑煎之蔣沈將問予潯翁即命近侍煎於其側不欲蔣沈問也熟則付飲之飲訖即睡明日巳刻二公鼓掌來言夜來痢減半汗吐全無脈亦斂矣再用人參石膏白芍藥滑石各三錢炮薑肉桂知母各二錢炙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止痢又減半飲食漸進神氣漸轉改用白芍藥酒炒五錢人參白朮滑石各二錢甘草陳皮炮薑肉桂各一錢三劑而痢全止飲食加漸就安矣蔣沈問曰公寒熱均投劑何名也予笑曰此滑公所謂混沌湯也潯翁躍然喜曰先生能起垂斃之人而生之余詩冊中臨菑虢國之譽非虛語矣

續見聞雜記湖郡伯栗公祁

山東夏津人  
壬戌進士

絕塵之守清瑩可愛

尤不可及者尙書董公係其大座師家人稍有不循禮懲治不少貸

陳尙古簪雲樓雜說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曾與



申相國友善然予性介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汝不能自存  
往必有濟及沒其子遠往謁公公瞿然曰某罪深矣遂延入食  
之以三十金爲贖無何烏程董尙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  
第不稱公曰非也特冰人未工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微  
某不可但某名家子恐不能致奈何董祝公爲介某已受公指  
有難色公曰某豈易辱哉非千金爲禮終鞅鞅不愜人意董諾  
之而婚成故人子前後獲二千餘金竟豐於中人之產者且什  
伯矣

清權堂雜著董龍山道醮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  
舉庚辰進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訶責勉強書刺中  
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十三

范穎通研北居瑣錄董龍山與展舍閔一范龍池暨長子青芝  
於萬曆庚辰同試南宮逮撤棘青芝獲雋龍山笑曰二龍猶在  
少頃得龍池捷音投袂起曰一龍已飛矣旋下帷三年癸未成  
進士

錢謙益似虞周翁八十壽序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  
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所  
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  
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遊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  
坐生公石歌伎負牆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颯  
沓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  
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旣以醫遊賢士大夫又時時遊



少年場與遊子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飲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覲澳爲歌一詩罰篝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舟中翁晨登其牀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令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兆跳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拂潯水上春乃刺舟而別

沈登瀛南潯備志章氏吳興舊聞補引聞門錄云尙書董潯陽孫青芝爲禮部主事工於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尙書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爲歡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三

客行徑乎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果驗人服尙書先見余謂此條不必存所謂變亂黑白者也讀謝在杭肇淞伯念詩集

序可見

汪志按序云宗伯公方以計然之策起家擅素封於江以南伯念弗善也獨折節讀書既成進士授禮部郎抗

疏削籍歸居無何董氏難作宗伯公不愛重貲以與黔首媾一

二耽耽視者欲得而甘心焉數矣卒以伯念故止是時微伯念

殆

傲帚齋餘談董伯念爲給事道醕長子先給事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謂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



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茗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塗巷井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斤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萬厯初元曾備講員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汪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

董肇鎧鎮志申用嘉字美中號經峪吳縣人太師文定公諱時行仲子爲董給諫館甥寓居于潯由湖庠中浙闈萬厯壬午舉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十四

人厯官廣西參政

吹景集萬厯庚辰先君偕伯念兄上公車入都聞有精康節數者先君適有他營命伯念先往諏之伯念抵其廬其人問所卜云何伯念曰問場屋事耳人曰試隨手拈一物來適几上陳象戲伯念取士字授之問伯念年幾何曰庚申生其人曰足下今必策名名必在十一伯念詰之其人曰君庚申生人也年正二十有一今徒步而來其象爲是二十一人著一疋字非進字乎手拈士字非進士乎士十一也又棋以木成足下生屬石榴木木數三八錯綜之數十有一故曰名在十一先君後至亦拈士字問之其人曰賢子拈餘已落第二二木未象也公之發其癸未乎已而果然



清權堂雜著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荆川中丞趙大洲閣老趙浚  
谷中丞皆巍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今上初年如馮  
仰芹子履于完樸達真二大參俱真正邊才其次則沈少林狀  
元董伯念禮部並有聲藝苑亦好談兵但阨於年齋志以沒  
湧幢小品董青芝祠部聞倭倣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  
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  
不復譚

沈瓚近事叢殘萬曆壬辰癸巳間湖州董尙書份范祭酒應期  
兩家事起其始也吳江刁民告產價不敷黃令君似華喜鋤強  
多爲准理而尙書之孫儀部公嗣成又喜收小民之譽以蓋前  
愆於是訟者聞風競起黃多批送儀部公自爲處分儀部每優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五

饒自損以寬假之訟者愈不已時浙江按院彭公應參烏程令  
張公應望意皆主于鋤強民相集如狂不可禁董之業耗破十  
四五而波及于范范居菁山馭下嚴急居鄉少恩豪富不及董  
而斂怨過之又祭酒之子所爲多不法小民訟不休時又值妻  
死不明外議謂爲被毒公子旣爲小民所齟齬而妻死之故又  
無以自白乃服毒死焉祭酒痛其子兼苦訟無已時不堪其憤  
不年餘而自經死尙書延策士謀自全計有吳江生員周光祖  
獻計曰令范夫人伏闕鳴冤而後事可圖也乃懇懇范夫人入  
京具奏奏中多以贓私事誣張令君而兼及彭按君京師貴人  
更有爲之道地者於是彭張皆奉旨被逮各問遣二公雖處置  
失宜稍長刁風然所坐過重人多冤之二公逮而董氏安枕矣



故時人爲之語曰周郎妙計高天下只用夫人不用兵後周以此名竟罹憲訪非無辜也

汪志按崇禎烏程縣志知縣張應望字汝遠高宿人萬曆壬辰進士次年任明年起地方董范不敷之變奸民蠢湧激死范祭酒神廟震怒逮成道光蘇州府志吳江縣祝似華萬曆十九年任本姓黃字鄰初內江人萬曆己丑進士由儀徵調知吳江湖州尚書董份占籍吳江其蒼頭暴橫似華以法繩之不少假三年陞台州知同

〔吹景集〕亡兄伯念孕時先宜人禱天竺大士夢天雨甘露於庭手捧之得三十有六點色如乳兄弱冠籍金閨才名橫江左晚嬰家難觴詠寄懷密修淨業嘗手書金剛般若經得山陰楷法劉元子侍御跋其尾彌留之際戒婦女勿前即吾嫂亦隔窗相訊持金剛後四句偈三日不絕聲質明呼童子曰吾不復留矣忽赤光如霞從額上起冉冉出窗外僕輩都及見之就視已暝

南澤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六

得年三十六異哉伯氏定再來果位人也

〔又〕亡嫂孫碩人少宰柏潭先生息也笄而歸家仲未三十夭歲丙午子夢入家仲室壁間懸一像諦視之則亡嫂影子也像忽作語云六叔佳不好語二哥我在此中苦甚幸寫一卷金剛經相薦子驚寤走告家仲仲溺鉛汞家言漠不以爲懷後十年子始命楊生代書此經資碩人冥福

〔談遷棗林雜俎〕萬曆甲午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烏程董尚書份吳江范祭酒應期並怙勢扞網繩其悍奴范至自經董嗾其婦吳氏訴于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查慎行人海記〕李九我舉鄉試第一申少師瑤泉即留爲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廷試時文定



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是科秀水朱文恪公一甲第一李在第二賜第後九我見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李過候坐榻旁推窗見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邪是後歡洽無間

見聞雜記潞河有李五者曾出入董宗伯門下越二歲宗伯子懋德偕嚴壻及余往京赴試嚴道病卒李五莊上覓佳棹不得願捐百金李五曰無庸覓也若家前歲曾有棹寄余舍可用之在董已忘其爲寄而李一賈人也不因其忘而匿之良可謂義士矣

又夏六月按院臨湖余訪茅鹿門翁翁舍其寓舟居也問故曰被請安將房屋固封以待他郡邑官至余問縣有帖子來不曰

南澤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七

無帖略無忿愠不平之氣時范司成同往余曰兄若以身處之不知怒到恁田地司成曰余信不如也又一日董宗伯宴茅翁及余座客某眾中呼茅翁譏其好利而不自揣度則好利之尤者也翁付之一笑不答故余常服茅翁器度迥不可及其享上壽宜也

又唐先生將終之前一二年治具於木鐘堂邀門人仕宦者數人聞教樂與焉中略先生未嘗口談人過是日不知緣何談及董公份顧公震謂董曰官至尙書至貴矣端陽止應在家同兒孫泛蒲觴奈何不憚勞親謁郡邑送節謂顧則曰子靜本是封君可惜做得太早了蓋二公皆先生門人得以訓誨深冀其聞而改之也



又余嘉靖丙寅歲館于董宗伯時瑤泉申公以修撰丁憂起復來訪宗伯宗伯邀予陪飲當送席申公具冠服止一僕手持紗帽革帶置廳事前瓦上侍申公無兩僕也余心服而識之既而訪于舟中卽僱賃香船簡約多秀才風味又十年一盛夏余訪宗伯偶友人授知縣回宗伯迂而酌之僕從頗眾奉事踰禮卽前宴申公處余爲心動亦以占此友不祥

又予館董氏和雲樓從者以事離左右卽昏夜嘗有獨處時未聞其有聲響變怪也入冬解館諸友方對予言樓中曾有人自盡時露光怪大爲余慶云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董氏失勢因巡方彭魯軒以田產訐奏事載沈德符雜著其後糧重民欠尤多遂至委單於地無人拾者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式

而潯地市戶田皆僱船取租無復有佃戶送租者矣

沈炳巽權齋老人筆記我郡董宗伯范祭酒兩家民變之事故老傳聞不一今據長洲文秉定陵紀略所載參於故老之傳略記於左萬曆二十二年湖州民變原任祭酒范應期妻吳氏上疏訟冤奉旨按臣彭應參旣膺憲職不能激揚一方乃敢大肆貪婪聽信奸吏傾陷儒臣致死二命王汝訓巡撫兩浙該當與伊申理反扶同飾詞代辯委任何在著革職候勘彭應參及烏程縣知縣張應望著錦衣衛拏解來京究問後刑部題覆有旨彭應參革職爲民張應望永遠煙瘴充軍范應期嘉靖乙丑進士廷試一甲及第官祭酒爲御史徐申劾奏罷仕居家橫甚魚肉小民訟牒山積巡按彭應參屬推官謝肇淛究其事謝懼不



敢應改屬烏程令張應望張持之過急訟者復請張應期懼自  
經死其妻吳氏詣闕訟冤政府左右之故二人皆奉嚴譴巡撫  
王汝訓曾論劾陳于郊者故并得罪以去先是歸安監生欲奸  
其子婦婦性烈不從乃誣其與奴奸納賄於烏程令李松而屬  
應期居間誣逼成獄會巡按某行部湖州婦藏利刃以入大哭  
訴冤畢自刎堂上巡按劾應期降處至是應期遇變人皆以爲  
烈婦伸冤云此文氏紀略所載但祇敘范事而不及董然范之  
死實由于董兩臺之譴亦由政府乃董氏私人曲爲與援所以  
俱獲嚴譴否則一婦人鳴冤烏能拏問按臺邑令耶蓋其時董  
之禍烈于范訟牒盈千贓私累萬冤民之圍宅求田者日以千  
數勢甚洶洶而按院參疏旦晚將出董見事勢已迫思得危題

以中按院范本屬姻戚而兼師生居平有事必諮訪于董于時  
兩家之危俱如累卵范密問計於董董以詭詞誘之范竟自縊  
吳氏之疏董亦預爲構就縊之次日卽懲息吳氏兼程入都屬  
政府照應比彭疏入則拏問之旨已下彭疏反不得上達矣此  
眞神手也彭參疏有云東南半壁之天下知有董潯陽而不知  
有陛下又云橫比逆賢矯同健卓以泌園爲郿塢金銀之堆積  
如山以潯上爲菟裘粉黛之趨承列戶又云雙鳳堂中夜夜笙  
歌繚繞百間樓上朝朝妝鏡星移卽此數語其豪富強橫可知  
彭院旣逮之後范事已解而董禍未息未幾宗伯捐館冤民訟  
牒仍復紛如是時先襄敏公丁憂家居宗伯之孫爲先公愛婿  
因之力懇兩臺具書求解幸得漸釋書稿附錄于後 致按臺



札茲啟敝府烏程之董宦弟之兒女姻家也當民變之後而溇  
老物故青芝與中條相繼天歿真可謂家破人亡矣乃吳中之  
刁棍猶羣起而魚肉之尙可謂有天理人心耶弟以爲鉏董氏  
於當年則爲風力而恤董氏於今日則爲雅道舊歲朱澄江年  
丈已略挽回而幸繼之者爲年丈真董氏再造之機也乞年丈  
念梓里之情敦令弟世丈與董中條世講之好並推小弟薄分  
少示意旨俾刁棍有所戢而不敢復肆其毒則庶幾可望田租  
強半之入而國課或有所出此其感激微獨在董氏而弟亦矢  
不朽矣再啟鋤強抑暴乃朝廷之公法亦士類之公心弟至不  
肖倘一旦得紀綱四方矢不忍窮檐之小民爲豪右之魚肉顧  
弟有二說質之年丈而年丈試垂聽焉罪大惡極至殺人行劫

止矣然必訴之官司研鞫真僞然後服刑刑之日必三覆五奏  
然後決蓋其慎也乃今大家之惡不過田土耳近來小民刁悍  
之極萬萬無強佔之理甚者不過凶歲價廉耳又甚則債利相  
準耳而小民聚眾圍繞房屋裂其衣冠擄其貨財辱其婦女此  
何法紀也弟以爲民有冤抑一聽其告有不告官司而聚眾劫  
擄者以亂民之法懲之則搶奪不可不禁小民告狀伸冤者固  
有而仇家之買屬夥棍刁獍之乘風脅詐者亦未必盡無也君  
子可欺其方上司不能不準然後須嚴論問官虛心推究毋原  
告之言是信毋原告之証是憑要在得情而止罪在豪右而搏  
擊之罪在刁民則痛懲之則有冤者未嘗不伸而乘機者自不  
得逞此間官不可有成心者二也年丈高明天縱必洞鑒乎此



而弟敢以獻者緣當時目擊董范之事舉此二端有慨於中久  
叨同鄉同年之雅故敢吐露其愚不備不宣 致撫臺札徑啟  
湖州董氏發難於吳江浸淫於烏程謂禍一家而止耳不意延  
及范氏亦被荼毒迴繞窘辱狀不可言真地方之大變也自此  
刁橫成風攘奪四起房屋過賣者欲重來佔住田產過賣者欲  
重來佔種絕契文書永不番悔者罵言暫典現銀交易毫無準  
折者駕言債利賣三四十年者突然興詞輾轉三四人手者猶  
然挾詐虛聲恐嚇不動則糾多人登門毆辱凶徒一時難聚則  
遍布匿名文帖多方鼓煽諸如此類其情狀不能述然在務農  
之良民與勤儉之子弟或畏朝廷之法度而不敢爲非或念有  
無之相通彼此貿易亦人情世俗之所必有而不忍背義惟是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三

積年之教唆與市井之無賴否則嫖賭之子弟與遊手遊食之  
奸民或舊曾賣產則乘以脅詐或自無產賣者則扛幫以分財  
遂至趨利若膻噬人若虎無一人得安寢者矣近聞台臺洞悉  
民情思爲禁奸戢亂之計故凡告董氏者自今以後不準此其  
德意非不甚美而刁民猶狂逞不巳者夫以未識上之意旨也  
伏乞命下所司廣布告示重加禁戢庶刁風知警非特董氏受  
無疆之福而士類亦得安全則幸甚矣

又余外祖董湛思先生爲宗伯潯陽公會孫烏衣世胄好古負  
奇王謝風流東南絕調明末張庶常溥狎主復社以附東林延  
先生及若雨爲之領袖當世名流俱以不識兩先生爲恥其後  
復與石門呂季臣聚江浙十餘郡爲澄社雜踏千餘人先生爲



之糊立條約以重志節立氣概爲尙入本朝屢中蜚語至遭奇禍家遂衰落年未六十卽捐館舍舅氏輩九人惟書田蓉湖兩先生最知名外祖母沈氏家教素嚴余兒時隨母氏至潯每晨興見諸舅率諸子婦孫曾輩肅立拱揖問安之外不敢發一語不命之退不敢退但性信佛房之西偏爲佛室終日趺坐其中一老尼爲伴魚版之聲琅琅不絕有萬壽尼庵爲黃門公夫人所建號董氏家庵其尼雅善逢迎以故世傳玩器及平居所蓄半歸尼手諸舅氏皆不善治生所遺堂構兩所大宅名世恩堂於康熙戊子年售於淮徐道潘尙智潘以侵欠河帑籍沒入官今爲通守行署對河小宅名寶善堂亭臺花木極一時之盛此予自幼所習遊者亦於是年售于長興錢鶴借兩處屋價不下萬有餘金於時諸舅大半物故外兄弟數十人惟一二人略通文墨其餘皆目不知書日以飲博爲事不數年之後所謂萬金者已蕩然無復子遺矣外祖書香竟爾斷絕良可慨也

見聞雜記董懋德與余相處日久其所不能及處儘多不親僮僕不罵詈僮僕不鞭撻僮僕不諛客不慢客大者事繼母最孝於尊公行事必極力救正力不可爲付之慨歎而已可惜家奴少馴謹一二事得罪士大夫爾

董志引野乘萬曆時當事好裁抑世家董君嗣昭應甲午鄉試故事填榜時京考必以五魁卷送直指使者各各稱許而尤屬意第四卷拆之則董嗣昭也不覺錯愕失色徐曰他家有事主考吳太史應之曰我輩陞辭而至可憑者以文章爲羔雁他何



論焉竟命執筆吏填上直指亦無能爲之難至上春官其卷在雲間董思白太史房折名而董袖其卷時洪陽相公知貢舉禮部范公暨少宰孫公皆詰其故不得董第曰江南世家吾姑以避嫌耳時同考官會稽陶太史從旁熟視之執董手而言曰若何阻他人之功名博一己之功名也我輩亦世受國恩果若今日則大江以南無世家矣洪陽相公毅然曰夫論文惟矢心能得士耳何嫌之避爲脫有諱忌余直身肩之董遂出其卷其兩捷而兩瀕于危如此

見聞雜記公按謂湖守陳幼學不能無過過在性稍亟輕信人言自己

亦輕出言然胸次洞豁是非炯然逆耳之論多所茹納事有議行而報罷者或平涵公朱國禎之力諍不佞樂之蘊言與有力

南潯志 卷五十一 志餘二 三

焉今之君子可惜動以聖賢責人而未必以賢人自處於公不將功準過然而邱民之口未有不深嘉不樂道者公其二千石之最良者哉